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御定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帝王部十六

帝功 武功 守文 中興 慕道 雄才 藝能 歎美

帝功一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猛獸食精民精善也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鼇大龜也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神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

蟲死精民生背方州抱圓天　又曰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使强不得掩弱衆不得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歳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輔弼公而不阿道不拾遺市不預賈城郭不閉邑無盜賊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遊於郊青龍進駕飛黄伏皁飛黄出西方其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一千歳皁櫪也　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

職皆北極之夷國　史記曰帝顓頊高陽氏靜深有謀疏通知事北至幽陵南至交阯西至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王肅曰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　尚書堯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帝王世紀曰禹為司空功被天下棄為后稷播時百穀契為司徒敬敷五教臯繇為士典刑惟明倕為共工莫不致力益為朕虞庶物繁植伯夷為秩宗三禮不闕夔為樂正神人以和龍為納言出納惟允

於是俊乂在官羣后德讓百僚師師以五采章施於五色為服以六律五聲八音協治治用之和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庶績咸熙　又曰武王入殷商都置旌於商容之廬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千朋命原公釋百姓之囚歸璇臺之珠玉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史逸遷九鼎於洛邑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祀饗祀於軍微子膠鬲皆委質為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況其生者乎王之

於賢仁也亡者猶表其廬況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藉者乎王之於色也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復徵之乎　史記曰文帝專以德化民是以海內興於禮義　又曰文帝斷獄四百幾致刑措　漢書曰昭帝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薛瑩漢紀曰明帝自在

儲宮而聰允之德著矣及臨萬幾以身率禮恭奉遺業一以貫之雖夏啟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是以海内乂安四夷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宜乎

後漢書曰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施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驛四萬豈其道逺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懷來自有數也

增通鑑曰唐太宗二十年江夏王道宗薛萬徹等招諭敕勒諸部皆願内屬上喜

詔備禮告廟頒示普天已而車駕幸靈州敕勒諸部隨之上為詩序其事遂勒石靈州　又曰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宫令賦詩起舞為樂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又曰結骨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入朝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為編戶乎　又曰憲宗時裴度上言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

心耳　又曰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始盡遵約束　唐書曰元和時帝嘗稱太宗明皇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　宋史曰太宗二十年間平蜀楚拓吳越所向遂志皆推赤心以馭羣下之所致也　又曰太祖九年正月受朔乾元殿降王在列聲明大備扆冡上聖功頌以述太祖平一天下之功其詞誇麗有詔褒之　又曰仁宗鋭意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富弼范仲淹等

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　金史曰太宗滅遼舉宋即議禮制度治歷明時纘以武功述以文事經國規模至是始定　元史曰仁宗入清內難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號為極盛　通紀曰靖海侯吳禎督餉定遼至是還明太祖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可不懼乎禎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又太祖贊曰帝功業益

崇愈尚簡朴訓諭羣臣自為誥敕用兵料敵機變如神嚴於禋祀誠心愛民崇尚教化紀綱禮樂制度事物防範靡不備具煥然可述

帝功二

原四本具即帝功立　舉而措之事業　功業赫赫

功盛德厚　功侔太古　功冠往代　濟世之功　因時立功　戡定厥功　九鼎勒功　告厥成功　九功惟序九序惟歌　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順

通天下則有經營之迹　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淮南鴻烈解云女媧陰帝佐虙戲治者也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　又云斷鼇足以立四極鼇大龜天廢頓以鼇足柱之楚辭曰鼇戴山下其何以安之是也　又云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水精也力牧太山稽殺之以止雨濟朝也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　積蘆灰以止滛水又云蘆葦也生於水故積聚其灰以止滛水平地出水爲滛水　補五帝之漏目綴三后之頹綱　表正萬邦　綱紀八極　逆氣傷民絕止之　陰陽沈壅竅理之　拯民沈溺天子急務　剖判太宗竅領天地　理日月之行　治陰陽之氣　嘗

百草之實定衆物之名　甄度四海　疏江橋川　平
均土地　度九州　分九州　開九州　導四瀆　植
九藪　鑿江而通九路　九河既道　九川滌源　治
梁及岐　浮濟達河　淮沂其乂　蒙羽其藝　大野
既瀦　東原厎平　原隰既平　泉流既清　三危既
宅三苗丕叙　鑿昆龍　開呂梁　脩彭蠡　隄弱水
辟伊闕　决龍門　開玉匱　灃水東注維禹之績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　芒芒

禹迹畫為九州　萬邦咸休維王有成績　増功蓋天下率土歸心唐太宗　功德炳煥號稱賢君宋太宗　具著顯庸服我成烈韓愈　在位長久令名無窮遼聖宗踐阼四十九年

挈彼疲民轉之富庶　邊烽不舉外戸不扃宋太宗時趙普言

振立紀綱脩舉廢墜元仁宗　秉百戰之勢輯新造之邦遼太祖太宗　定議歳幣南北弭兵眞宗澶淵之役定議歳幣自此南北弭兵

南北講好與民休息金世宗　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晉蔡謨言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

隴蜀平後未

嘗復言軍旅漢光武在兵間久厭武事自隴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此非爾所及

文物采章一新元世祖

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規金章宗

興元聖功唐倉部員外郎袁皓采李晟功烈為興元聖功録

憂勤機略唐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主上憂勤機略獻之請付史館帝曰如此似出朕意不許

武功一

原大戴禮曰軒轅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　史記曰軒轅邑於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行以兵師為營衛　帝王世紀曰黄帝有熊氏治五氣設五量及神農氏衰黄帝

修德撫民諸侯咸去神農而歸之黄帝於是乃擾馴猛獸與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又徵諸侯使力牧神皇直討蚩尤氏擒之於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於凶黎之丘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 龍魚河圖曰黄帝時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慈萬民欲令黄帝行天下事黄帝仁義不能禁蚩尤黄帝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

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後天下復擾亂黄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為弭服　歸藏啓筮曰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代空桑黄帝殺之於青丘　帝王世紀曰顓頊生於若水首戴干戈二十登帝位平九黎之亂　又曰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堯征而克之於丹水之浦　又曰成湯有聖德諸侯有不義者湯從而征之誅其君弔其民天下咸服故東征則西夷怨南征

則北狄怨曰奚為後我凡二十七征而德施於諸侯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遺之牛羊葛伯得而食之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民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衆要其酒肉黍稷者遮而奪之不以饗授者則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焉湯乃興師伐葛伯天下聞之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　說苑曰湯欲伐桀伊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

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請服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桀殘之遷於南巢　尚書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　帝王世紀曰紂政彌亂殷太史向摯載其圖書而歸周王以告於諸侯東至商郊牧野乃作木檐王轅係解五人御於前莫肯為王係轅皆曰臣所以事君王非為係轅也王乃釋旄鉞而係之與紂戰紂師敗

續禽費仲惡來紂赴於京自燔於宣室而死二嬖妾與妲己亦自殺乃以太白旄麾諸侯入殷商都百姓咸待於郊王使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拜王亦答拜以兵入造紂及妲己尸王親射之三發然後下車以劒擊之周公為司徒使以黃鉞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旗召公為司空又使以玄鉞斬妲己頸懸之小白旗　又曰武王四年起師而東遂率戎車至於鮪水甲子至於商郊　又曰武王修文王業東觀兵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軍

中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遂興師渡於河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滋甚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微子抱其祭器而犇周於是武王乃渡孟津伐紂紂師皆倒干戈以戰紂軍潰叛紂死

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戰於牧野

又曰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於商郊

俟天休命　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於商萬國

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鬱摇鬱摇喜貌典論曰孝武承四世之遺業遇中國之殷阜府庫餘金錢倉廩畜腐粟因此有意乎滅匈奴而得清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恢之畫設馬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盛餘蹌廣漠絶梓嶺封狼居禪姑幕梁北河觀兵瀚海刈單于之旗剿閼氏之首探符離之窟埽五王之庭納休屠昆耶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千數馘酋

虜以萬計既窮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積聚虜不暇於救死扶傷疲困於孕重墮殞元封初躬執武節告以天子自將懼以兩越之誅彼時號為威震匈奴矣　東觀漢記曰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莽欲盛陳威武齊集虎豹犀象奇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為中壘校尉秦漢以來師出未嘗有也時漢兵八九千人二公兵以五六十萬到遂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百重有流星墜尋營營中正晝有雲氣如壞山直下營而

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上選精兵三千人與戰大破之殺司徒王尋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滍水為之不流

張衡東京賦曰我光武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欃槍旬始羣兇靡餘

魏志曰初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孫權臨江拒守帝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

增通鑑曰晉太康元年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絶之又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

拒舟王濬作大筏數十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灌以麻油遇鎖然炬燒之須臾斷絶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荆門諸城杜預遣周旨等帥騎夜渡江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

又曰太元七年秦大舉入寇詔以謝玄帥衆八萬拒之秦將梁成等屯洛澗謝石謝玄憚不敢進秦遣朱序來說石等使降序乃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

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玄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梁成阻澗為陳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路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死者萬五千人石等水陸繼進秦主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為晉兵也秦兵逼淝水而陳玄遣使謂融曰若移陳少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可乎諸將不可堅欲擊晉兵於半渡遂麾兵使却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

矣玄等引兵渡水擊之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也堅中流矢單騎走　唐書曰唐兵至霍邑宋老生不出太宗從數騎傅其城舉鞭指麾若將圍之者老生怒出背城陳高祖兵却太宗自南原馳下坂分兵斷其軍為二而出其陣後老生兵敗走遂斬之

又曰太宗平王世充凱旋被金甲陳鐵騎一萬介士三萬前後鼓吹獻俘於太廟高祖以太宗功高古官號不

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　又曰秦王征竇建德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士囂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饑破之果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飲意益怠王麾軍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馳出賊陣後建德軍顧而驚遂大潰獲之

又曰肅宗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為前軍元帥為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為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灃水臨

大川彌亘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囂䦨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陜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又曰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陜助通儒旌幟鉦鼓亘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

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坌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於道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收東都　又曰奉天之亂李晟克復京師露布至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慈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　又曰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李愬師夜起李祐以突騎三千為前鋒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成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

張柴殲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奥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為計愬遣輕兵斷橋以絶洄曲道又以兵絶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之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

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

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

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

左右登牙城田進誠薄之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

送京師愬不戮一人乇兵鞠塲以俟裴度度至愬以櫜

鞬見蔡人聳觀　宋史曰太祖初將有事江表江南進

士樊若水詣闕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及命曹彬等出

師乃遣八作使郝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為古未

有作浮梁渡大江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渡江若履平地南唐主初聞作浮梁問其臣張洎洎言載籍以來長江無為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為兒戲耳王師傳城下煜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徧野始大懼　通鑑曰初彬之南征也太祖親諭之曰卿至彼慎勿暴掠可示以兵威俾自歸順不必急攻及頓師城下城中日廹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心

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共焚香為誓彬即稱愈城陷唐主煜出降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　宋史曰太宗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宰相薛居正曰昔周世宗舉兵太原倚北師之援堅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今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為患太宗曰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強朕計決矣遂遣宣徽

南院使潘美等率諸將分兵圍汾沁嵐諸州車駕遂親征　又曰潘美等軍數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大懼會太宗奄至親督衛士急攻人百其勇城無完堞太宗慮城陷則殺傷者衆以手詔諭繼元降守陴者不納城中危急太宗又自草詔諭之至是詔入諸將鋭攻不可遏太宗臨之恐城陷害民麾衆少退是夕繼元遣使奉表請降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之伐漢也親布陣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連鎻為陣

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舟小仰攻多却太祖親麾之不前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臣以為非火攻不可太祖然之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太祖命以七舟束草為人飾以甲冑持兵戟若鬬敵狀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於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數百艘燔燄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及

明廖永忠俞通海等以六舟深入敵復聯大艦拒戰敵之舟若沒有頃六舟旋繞漢軍而出勢如游龍諸將見之勇氣百倍呼聲動天地波濤立起日為之晦時漢舟大我師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呼號揺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通海等還太祖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

又曰太祖命將北取中原諭曰都城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非我利也

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太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太祖因顧大將軍達曰兵法廟算勝者得算多也　又曰高煦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之大學士楊榮力言不可曰上不見李景隆事乎上默然顧夏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見煦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知其無能為也且兵

貴神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若命將出師恐不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高煦驁而寡謀外䕃中恇今所擁非有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擒逆賊獻闕下上曰卿誠足辦賊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　又曰宣宗親征發京師率大營五軍將士以行東南天鳴聲如萬鼓上於馬上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

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内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斷今敢反者輕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

武功二

原載纘武功詩　無忘武功春秋　皇矣漢祖聰明神武

漢書　武皇之興神武蓋天曹植論云　仁德内洽神武外照

晉中興書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
定爾功並詩　禁暴戢兵保定天下左氏　明王之征猶時
雨也大戴禮　文王之時民樂師興春秋　南征北怨書
前歌後舞樂稽耀嘉　不言同辭越絕　不占自來帝王世紀　文
王一怒能安天下孟子　頓戟一怒伏尸滿野管子　天子
之怒伏尸百萬國策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　王赫斯怒
爰整其旅並詩　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王粲詩　天子
出征受成於學　天子出征類乎上帝禮記　帝王出征

車載廟主虞決要注　王用出征易　周王于邁詩　殷受雒命誓伐放横書　諸侯不義從而征之帝王世紀　受命誅横順天之德春秋元命苞　承害誅害以從天心春秋　兼弱攻昧推亡固存書　黄帝伐九黎帝王世紀　帝舜伐三苗詳帝德　堯伐驩兜　禹伐共工　文王伐崇　武王伐紂並孫卿子　啓伐有扈帝王世紀　啓征西河紀年　武始北出禮記　宣王北伐詩序　羲和湎淫胥往征之　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我伐用張于湯有光並書　保佑命爾燮

伐大商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並詩　四征弗庭綏厥兆民 書　式辟四方徹我疆土 詩　晨舉脂燭過水拆舟示無返志 說苑　有苗不恭汝徂征 書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王于興師脩我戈矛　武夫洸洸　武夫滔滔 並毛詩　耀兵饗軍　練師簡卒爰整其旅 魏明帝　振師五柞習馬長楊 揚雄　戎車既飭 詩　乃駕鶩冥之乘 六韜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並詩　前朱雀後

玄武左青龍右白虎禮記 以鵰鶡為旗幟列子 以旌為
和之門周禮 旌旗十里漢書 汎舟萬艘魏文帝 躬秉武
節典論 親御龍舟魏志 陣為不戰河圖 陣於商郊書
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致天之屆于牧之野 敦商之
旅 其會如林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並詩 左杖黃鉞
右秉白旄書 武王載斾有虔秉鉞詩 總干而山立
武王之事也禮記 貔貅戾獸黃帝教之戰劉子 龍戰于
野其血玄黃易 戰于鳴條 大戰于甘 血流漂杵

並書

以爾鉤援與爾臨衝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並詩）

變化如神（魏書）　變化無方（英雄記）　龍舉翼起（楚漢春秋）　龍舉雲興（東觀）　誕將天威　將天命明威　董之用威（並書）

以威天下（易）　以威不軌（左氏）　威武紛紜（司馬相如）　威靈外覆（王褒四子講德）　外輝武威（荀悅漢紀）　威光左埽（曹植）　威光遠震（劉劭）　威加四海（漢書）　威震六合（張儼記云）　威震天下（魏志）　罔弗祇畏（書）　莫不震疊（詩）　黃帝威四盜（蔣子萬幾論）　高陽平九黎　五十二戰（黃帝）　二十七征（湯）

革車三萬代桀於鳴條帝王世紀　甲士三千破紂於牧野淮南子　撥亂反正漢書　折鐵摧木論衡　罪人黜伏書　攘除不軌風俗通　脩教為伐因土而降左氏　嬰城者雲撤帶邑者席捲抱朴子　殺蚩尤於絶轡之野帝王世紀　克殷誅紂尉繚子　并項滅嬴傅玄古今賛　取秦如鴻毛舉楚若拾遺梅福　斷脩蛇擒封豕韓子　斬銅馬破檀鄉後漢光武紀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　孝武征匈奴埽五王之庭典論　薄伐玁狁玁狁于襄詩　攘服四夷天下

安然新序偏師出塞漠北地空詳帝功蕩鬼區於白水
禽矯制於遐川曹植南威百越北攘匈奴劉歆斷匈
奴隔玄菟劉歆威震赤谷賈逵永平頌武義四加所征者
服詳雄才霜雪被而茨棘枯紘綱振而逆鱗埽詳中興
總螭虎之勁卒即矯塗其如夷徐幹踰長城之阻登單
于之臺典論西壓月窟東振日域揚雄東臨滄海西至
玉門陳思王屠柳城度龍塞繆襲鼓吹曲此蚩尤之兵非
人之力也史記執訊獲醜詩俘厥寶玉書序于疆于

理詩

百戰百勝鄧析子　克殷年豐左傳　班師振旅書　庶殺一夫而利天下六韜　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書　庶民弛政庶士倍禄禮記　出征執罪釋奠於學禮記　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左傳　拓土三千里往返速若飛王粲詩　搢櫛風沐雨以申弔伐宋呂端謂太祖　成算所授無不克捷明太祖　騰書隴蜀告示禍福漢光武　混一諸夏大振英聲宋趙普上太宗　外事征伐内脩法度周世宗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唐憲宗　兵不血刃罪人斯得明宣帝　取威定霸

在此一舉 直抵大梁擒其偽主後唐莊宗 車駕南征盜賊悉降漢光武 北取三關兵不血刃周世宗 以此横行天下可也唐太宗拔西河郡往返凡九日高祖喜曰以此行兵雖横行天下可也 朕為將如此何如太宗拔遼東進攻安市城高麗大潰遁去數百里無人煙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驛書報太子及高士廉曰朕為將如此何如 盛徳大功為天下所嚮服鄧禹對光武 强藩悍將皆悔過而效順唐憲宗 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效唐太宗自言 大小百戰未嘗不親冒矢石明成祖 藏弓矢於武庫初秦王建天策府其弧矢制倍於常後餘大弓一張矢五藏之武庫世寳

之每郊社重禮必陳於儀物之首以識武功云

立射碑於高阜金太祖甫成童嘗散步門外南望高阜使眾射之不能至太祖一發過之度所至踰三百二十步宗室謾都訶最善射遠其不及者猶百步也天德二年立射碑以志焉

討滅桓玄　興復晉室　北擒慕容超　南梟盧循魏崔浩謂宋高祖

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唐憲宗

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攝華夏周世宗

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

騤車出蜀　青蓋辭吳宋太祖平南唐詔

削平寓縣　載整皇綱　復周漢之舊疆寵

綏羣后　采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宋太祖平蜀詔　爰從江漢之上流復出武昌之故渡　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煙直接於錢塘　犄角之勢已成水陸之師並進　崛強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　飛走計窮一片之降帆乃出　奉揚寬大撫戢吏民　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元伯顏平南宋表　西抵巴蜀　東連滄海　南控閩越　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　奄入南方盡為我有明太祖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

守文

原繼禹之道孟子 行湯之政史記 繼文之體春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儀式刑文王之典詩 嗣守文武丕訓 對揚文武光訓 宣文武業 法文武遠迹帝王世紀 有聲繼伐 昭哉嗣服 下武繼文 鴻胄奉統東觀 丕承基緒 右隆世業漢書 以奉大業東觀 太平君子持盈守成詩序 内脩諸已思先王之道 順天尊文書 繩其祖武詩 克終允德書 世德作求詩 其

承厥志書　永保宗廟總一海内漢書　夏啓以先史記

復命武王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維予小子未堪家

多難　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並毛詩　宣二祖之重

光襲四宗之緝熙班固　世有哲后　仁聖相襲陳思王

周云成康漢言文景詳帝治　守文佳主晉陽秋　增取或

可以逆得而守不可以不慎唐太宗與侍臣論周秦脩短因曰周得天下增脩仁

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所以殊蓋取或可以逆得而守不可以不慎也　創業之不易

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玄齡創業守文孰難玄齡曰

方時草昧羣雄競逐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弱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於驕逸守文為難帝曰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

偃武脩文 魏徵欲上偃武脩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偃革尚文 唐蕭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勸帝偃革尚文

帝厭武事 光武積苦兵間厭武事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

帝且厭兵 唐蔣乂本名武見憲宗請曰陛下今日偃武脩文羣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名乂帝悅時討王承宗兵方罷乂恐天子銳於武亦因以諷他日帝見侍御史唐武曰命名既多何必曰武因改名慶羣臣乃知帝且厭兵云

成憲具在 元李朮魯翀言世祖立國成憲具在慎守足矣

拱已以聽 唐高宗永徽初帝賓禮老臣拱已以聽綱紀設張

力不難而功已成 明皇開元

時屬精求治元老魁輔動所尊憚姚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繼體守文則有餘宋史高宗贊曰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非其材也一時繼體守文之政燦然可觀宋史寧宗贊承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元史成宗贊大臣多謂東宮守成令主明仁宗景德以前足為繼世賢君胡新安論宋真宗太祖太宗艱難取天下之勞真宗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宋英宗時王疇上言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元仁宗曰兢業守成恒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以勤脩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金世宗誡皇太子臨御既久渺然思國家基

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世宗大定二十八年萬春節宴於神龍殿諸王公主以次捧觴上壽上軀甚以本國音自度曲盖言臨御既久沸然思國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以戒皇太孫當脩身養德善於持守

中世繼體之君皆生於世道豐亨之際宫闈逸樂之中明孝宗時丘濬上言

中興一

原續漢書曰昔羿寒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為牧人能脩德復夏厥勲大矣然尚有虞思及靡有鬲内外之助至於光武承王莽之篡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憑馬

發迹於昆陽以數千屠百萬非膽智之至孰能堪之討賊平亂克復漢業號稱中興雖初興者無以加矣中國既定柔遠以德愛慎人命下及至賤武功既抗文德聿脩勳績弘矣　漢書曰孝昭帝時太山萊蕪山南洶洶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三十八圍入地八尺三石為足立後有白烏數千集其旁宣帝中興之瑞也　又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

成間鮮能及之者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
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
功光宗祖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荀
悦漢紀曰孝宣任法審刑綜覈名實聽斷精明事業脩
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號為中宗然不甚用儒術
是以德化不能純備　袁山松後漢書曰前漢自成哀
以下天地縱橫巨猾竊命劉氏舊澤猶存而瞻烏之望
殆絶世祖以眇眇之胄起白水之濵身屈無妄之力位

舉羣賢並列於時懷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南面疾足者為王公茫茫九州瓜分鸞切湣湣蒼生塵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狹棘枯橫綱振而逆鱗埽羣材畢湊人鬼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始創業者庸有異乎誠哉馬生之言固已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等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體其殆於周故能享有神器據乎萬乘之上矣 東觀漢記曰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亡逃自

匿曰伯升殺我及世祖至絳衣大冠乃驚以爲非獨伯升如此謹厚者亦爲之　帝王世紀曰春秋與夏少康之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若漢之策命世祖不階成旅之資平暴反正遂建中興夏少康同美矣　增通鑑曰大興元年瑯琊王睿即位於江東祖逖言於上曰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晉主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但給千人廩布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

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　唐書曰明皇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帝許之太子乃還次平凉得牧馬牛羊兵始振朔方留後杜鴻漸等迎太子治兵於朔方至於靈武裴冕等勸即位　又曰廣平郡王俶率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等兵二十萬復京城肅宗還京師　又曰順宗既葬議祧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以問蔣乂乂曰中宗即位春秋已壯

而毋后篡奪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蓋曰反
正不得為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為中興漢光武
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
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為不還主　宋史曰靖康中
王雲以給事中使金議割三鎮以和雲還固言康王舊
與斡離不結歡宜將命帝恐為所留雲曰和議既成必
無留王之理王遂受命而雲以資政殿大學士為之副
頃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民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為

清野計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憾於是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為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眞奸賊也共譟而殺之王乃南還相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為驗天命云　通鑑曰康王初即位議巡幸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南陽光武所興請蹔駐蹕議還汴都若乘舟順流

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保守一隅不可得也帝乃許幸南陽而汪伯彥黄潛善陰主揚州之議遂決幸東南　宋史曰高宗廟號洪邁請號世祖尤袤率禮官議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恐在天之靈有不安會禮部太常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為有證詔從之

中興二

原功光宗祖漢書 弘宣祖業杜預 紹先之業書 復先
王之道 復文武之境土詩傳 復禹之跡世紀 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左傳 興衰撥亂詩序 復見漢官儀東觀 增
國家再造唐肅宗還京師廣平王俶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之曰吾國家由卿等再造 中
興文物肅宗中興文物未完于休烈獻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 不因人情何
以興復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勸肅宗 將圖恢復必在川陝宋高宗時汪若
海言於張浚 扶持王室幾致中興唐鄭畋王鐸 勸帝還京疏
二十上宋宗澤 軍威始盛郭子儀將兵至靈武 銳意興復宋孝宗

慕道

原窅然喪天下莊子 輕四海之禄漢武內傳 志存四海之外符子 得道貴而不驕呂氏春秋 撤鐘懸而閒居列子云 去妻子如脫躧漢武云 坐華堂森然如松生於棟面雙闕無異崔巍之冠蓬萊詳帝德 翳然林木便有濠濮閒想世說 與玄通靈白虎通 坐牀生塵語林 問長生之術 問至道之精莊子 請不死之藥帝王世紀 至襄城之野 往崆峒之山莊子 到峨嵋見皇人抱朴子 執玄璧見

王母魏起穆天子傳 見黃蓋童子 見紫府先生抱朴子 黃
帝候神人史封禪 孝武好方士東方朔云 駕雲車史記 燃
九光燈設蒲萄酒漢武帝傳 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
露張衡西京賦 通靈接神抱朴子 會於西山韓子 宴於閒
館相如 通天臺招仙人史記 集靈宮懷仙者桓譚新論 築
望仙觀 作神明臺三輔舊事 青鸞集殿武帝故事 白雲趨
宮同上 西山為謡穆天子傳 稷丘迎拜列仙傳 玉女為王
母所臣 巨靈告求道之法漢武故事 王母授地圖周書

王母獻白環帝王世紀神女持酒孫氏篇王母仙桃武帝故事

嵩高見王母嵩山記甘泉王母降幽明録云受道於玄

素抱朴子發紫臺之文漢武內傳象罔得珠莊子怡然自

得列子役使百靈抱朴子能總百神曹毗贊云朝使百神

列仙傳息駕玄圃符子云褰裳紫宸黄帝贊騎龍乃去

史記升龍高躋抱朴子唯劒爲任列仙傳增上方鄉神

仙之事宋徽宗稍稍復惑方士唐穆宗立雖誅柳泌而後稍稍復惑方士

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元仁宗明心見性佛教爲深仁宗言

詳延茂異物色隱淪 思訪話言用熙庶績宋眞宗詔名种放

奉希夷而爲教法淸淨以治民 思得有道之人訪以無爲之理眞宗詔名賀蘭棲眞 訪求道教仙經徽宗 脩建洞天福地徽宗令天下洞天福地皆脩建宮觀

躬受道家之籙唐武宗去浮屠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

留意黃白之事陳摶謂周世宗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爲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

治丹劑求長年唐憲宗 煩一州而致長年柳泌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台求之起徒步拜天台刺史諫官言列聖亦有寵方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於君父何愛焉

告錫靈符唐天寶元年有

神降丹鳳門以為老子告錫靈符

拜迎天書宋真宗

冊為教主道君宋徽宗諷道籙院上章冊己為教主道君皇帝

自號大羅天仙明世宗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元真君再號太上大羅天仙

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徽宗時蔡攸倡為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矣

白鶴遶壇卿雲捧日明世宗建金籙大齋於內皇壇白鶴遶壇卿雲捧日

徧往物色之不能得明太祖詔求仙人張三丰遣其弟子丘元清請三丰造朝了不可得召丘元清至與語大悅欲官之固辭不受後永樂中復遣胡淡徧往物色之不能得

問以無為之道真宗祀汾陰次華州幸雲臺觀召見隐士鄭隐李寧次閿鄉縣召見道士柴元通問以無為之

道

問長生久視之術宋高宗名問蜀人皇甫坦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歎服書清淨二字以名其菴

言事甚衆但外廷無知者真宗甞語侍臣曰种放為朕言事甚衆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

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元太祖問長生久視之道於丘處機告以清心寡欲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錫仙翁以寤朕志賜宮名曰長春且遣使勞問制若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

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對唐睿宗

何處更求長生唐宣宗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脩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

長生

神慮澹則血氣和　嗜欲勝則疾疹作布衣張臯上書唐穆

宗

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處士王昭素對宋太祖

白日沖天何益於世勤行脩鍊無出於此宋太宗太平興國中陳摶屢朝見上益加禮重因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黙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何益於世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脩鍊無出於此琪等上其言帝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令有司增葺所止雲臺觀上屢與之屬和詩賦數日放還山

士有道者匿名滅景唐裴潾言於憲宗曰士有道者皆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謁貴近自鬻其技哉

終帝世無他驗唐敬宗惑佛老有言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息元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畫工肖狀為

圖以觀之終帝世無他驗

堯舜得壽不因大丹元世祖時方士請煉大丹敕中書給所需廉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之壽不因大丹也帝曰善遂却之

熙皞而不自知即神仙也明太祖謂宋濂等曰秦皇漢武好尚神仙以求長生卒不可得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即神仙也

梁武帝談苦空梁元帝講老子皆足為戒唐太宗語

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唐憲宗與宰相言及神仙事李藩對

謬謂長生可得一意脩玄　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遥興輕舉之方　脩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　民熙物洽薰

為太和是陛下性中眞樂也　道與天通命由我立是陛下性中眞壽也明海瑞諫世宗　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漢武帝末年對羣臣歎曰向為方士所欺云云　過求長生遂被奸人誑惑明世宗遺詔

雄才一

原漢書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内舉其俊民與之立功興太

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祀百神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荀悅漢紀曰武皇帝恢萬世業內脩文學外曜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所不施先王之風粲然存矣然猶好其文未盡其實發其始不克其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罷弊當此之時天下騷然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

桓子新論曰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即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模範前聖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唯漢家最為盛焉故顯為世宗可謂卓爾絶世之主矣　魏志曰太祖漢相曹參之後也桓帝時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顒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

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吳志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英奇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　增通鑑曰劉先主自詣孫權求督荊州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又曰後魏主問於崔浩曰劉裕伐姚泓克乎對曰克之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脩復舊業國人歸之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寸所

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　又曰魏爾朱兆委高歡統鎮兵慕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使握大兵譬如借蛟龍以雲雨不可制矣　又曰唐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諫者皆失舉措因假之辭色　又曰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盼則四陲讋服威望大矣　又胡致堂論曰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所長短葢略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範圍之内耳　唐書憲宗賛曰帝剛明果

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

通鑑曰唐宣宗接對羣臣如賔客每宰相奏事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自閒閲細事或談宫中無所不至少許復整容曰卿等自為之乃起入宫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

五代史曰周世宗新即位鋭意征伐已撓羣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

通鑑呂氏中論曰禁衛之兵驕方鎮之

權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藝祖以杯酒譙笑收之而有餘　元史曰世祖在潛邸思大有為於天下

通紀曰韓林兒以太祖為左副元帥不受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初克太平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太祖召安語時事安曰方今四方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安民救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又曰吾取天下於羣雄非取天下於元氏

雄才二

原雄才大略(漢書) 雄才遠略(魏志) 雄略之主(吳志) 一世之雄(徐爰宋書) 天姿傑邁(晉陽秋) 意思安閑(魏氏春秋) 威鑒電斷(晉陽秋) 論決大事(魏書) 沈毅大略(晉陽秋) 舉止自若(續漢書) 謀經藝發圖讖(東觀) 不震不動不戁不竦(詩) 才直驚人勇非人敵 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東觀) 壯士何畏(漢書) 按行賊營(東觀) 迴山倒海(袁崧) 迴天倒日

陸機

鞭笞天下史記 囊括天下繆襲鼓吹曲 席捲天下包舉寓內賈誼 執朴鞭笞 折箠以笞之東觀 拔萬國之地 九州之結傅子 心如饑虎志若秋鷹虞丘 據河為塞塹山堙谷 直抵南山以為闕立石東海以為門並史記

增沈謀英斷宋太宗 英暢神武明宣宗 性英武唐明皇 人皆服其英武明世宗 材明勇略漢光武 憚帝英睿宋太祖受禪宰相范質等憚帝英睿每事輒具劄子進呈始廢坐論之禮 威德兼隆英略聞見遼太宗 英謀叡略豁達大度金太祖 機謀在已

取舍如神遼太祖詔內脩政治　外拓疆宇遼聖宗闊達多大節馬援謂光武深沈有大略元太祖恢廓大度同符高祖漢光武智慮絕人酷類先帝明卓敬謂英王天子明見萬里外光武以璽書諭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帝明見萬里外徐達謂太祖漢武雄才大略後世罕及明太祖詔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唐太宗祭魏太祖聰明英乂爲南渡諸帝之稱首宋史孝宗贊非有雄才睿略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宋史論度宗

藝能

原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書　奇才美藝通微入神曹植

善史書東觀　善草書博物志　善左右射典論文帝自序曰或言聞君善

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　射出百步典論　射

虎於觀紀年　射蛟於江漢書　手射飛鳥魏志　發彼小豝

詩　少好弓馬典論　甘蔗為杖典論　以單攻複典論曰余少曉

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

曰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　以短乘長典論　銅丸摘鼓漢書　自御墳

箎東觀 善鼓琴漢元帝紀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窈眇 善音樂博物志桓譚蔡邕 巾角彈棊博物志曰魏文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棊 喜彈棊典論曰余少所喜惟彈棊略盡其巧少為之賦 造宮為則魏書 畫壁為像徐爰宋書 增教射唐太宗日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對弈宋潘慎脩善弈太宗屢召對弈因作棊說以獻 工文章多藝能宋太祖 學問精博文章華敏 省讀書奏七行俱下宋主劭 幼喜書翰十歲能詩 精射法曉音律好繪畫並遼聖宗 通詁訓工草隸書唐睿宗

喜學藝善隸書唐順宗

善騎射通音律歷象之學唐明皇

善騎射通春秋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事後唐莊宗

自教法曲明皇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

自調歌曲金世宗

習巧之勤移於治國南漢主劉鋹性絶巧嘗以珠結鞍勒為蛟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太祖太祖詔示諸宮官皆駭伏遂以錢百五十萬給其直謂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

惟一事不能元順帝閱徽宗書畫稱善學士庫庫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對曰獨不能為君耳

作無益害有益明太祖時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留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若移此心以治

天下豈至滅亡

命左右碎之

歎美一

原吳歴曰曹公出濡須權數挑戰乃自乘船從濡須口入公見舟船器仗徒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子若㹠犬耳　沈約宋書曰帝諱裕字德與小字寄奴初為冠軍孫無終司馬桓玄簒帝位遷天子於潯陽桓脩入朝高祖從至京邑玄見高祖語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凡蓋人傑也　增唐書曰高祖

在太原姜謩識之謂所親曰隋政亂將亡必有聖人受之唐公負王霸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　又曰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辭去高祖採其語名之曰世民　又曰劉文靜曰豁達類高祖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　宋史曰太祖嘗曰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　又曰眞宗立為皇太子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　明紀事本末曰陶安見太祖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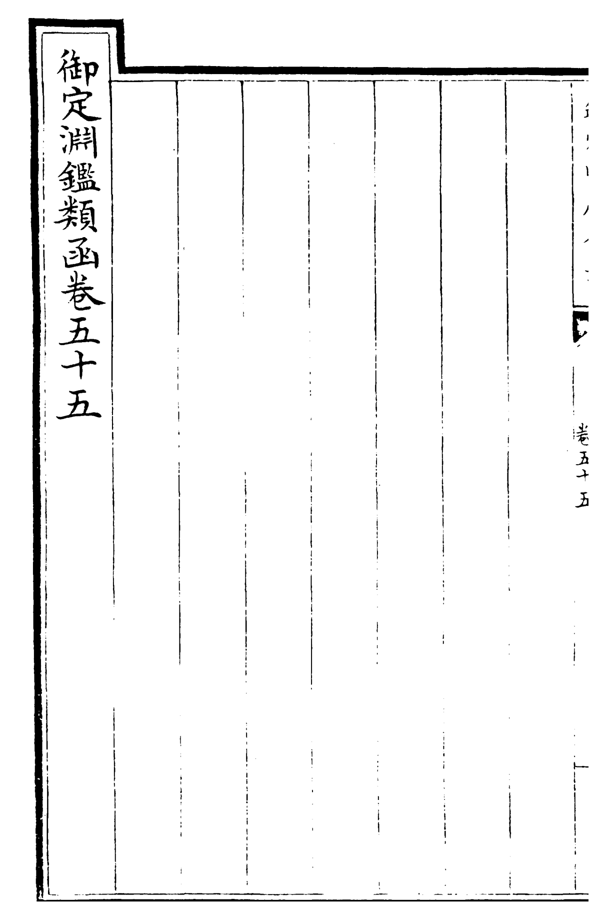
李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吾輩今有主矣

歎美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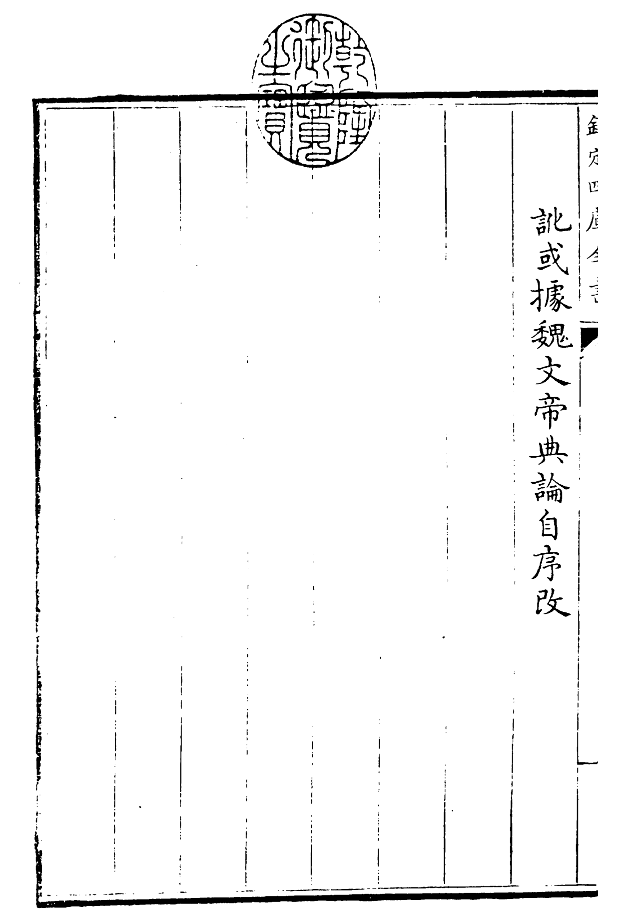
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　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　萬世永賴時乃功　成允成功惟汝賢　汝惟弗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弗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其爾之休有辭永世　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並尚書　潁川棠太守威力　指曰此太僕室也　差強人意　若敵國並東觀

將軍被創深重猛氣益奮魏志　宓不空有名蜀志李宓傳

每見王文章愛玩無已魏文帝寫王茲頌置諸左右魏文帝後出益奇斯異美矣魏文帝增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宋王儉謂蕭衍此兒瞻視非常高歡謂宇文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明袁珙謂文皇意氣雄豪瞻視不常遼天祚謂金太祖兒有奇表後當富貴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於京師唐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鸂鶒卮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生子當如李亞子梁主謂唐莊宗


御定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謹案第十七頁前一行諸將共焚香為誓刊本將
訛君據通鑑改
第二十二頁後五行王襃四子講德刊本襃訛傑
講訛稱據文選改
第三十八頁後二行孫權屈身忍辱刊本身訛首
三行成鼎峙之業刊本脫成字並據三國志改
增
第四十二頁前三行或言聞君善左右射刊本或



訛或據魏文帝典論自序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繆引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五十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御定淵鑑類函卷五十六

帝王部十七 追舊 哀卹 敕誡 撫勞 責讓 猜忌 微行 恩倖 奢侈 廢立 昏德 失政 禪位 登遐 霸

追舊一

原尚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維新 詩序曰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漢書曰高祖過沛置酒沛宮悉名故人父老酒酣自擊筑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

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我魂魄猶思樂沛與父老諸母故鄉人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　增通鑑曰光武幸南陽進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兄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復增一歲　原東觀漢記曰章帝幸東平祭東平王墓云思其人到其鄉其度在其人亡　增唐太宗嘗謂魏王泰曰虞世南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

中無復人矣後復為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耶敕褚遂良即其靈座焚之　宋史曰畢士安歿後真宗謂寇準等曰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宫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他日王旦奏曰陛下前稱畢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聞之感歎仕至輔相而無田園居第歿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真宗感歎賜白金五千兩　金史曰世宗巡幸上京居於光興

宫宴於皇武殿上謂宗戚曰朕思故鄉積有日矣今既至此可極歡飲君臣同之賜諸王妃主宰執百官命婦各有差宗戚皆霑醉起舞竟日乃罷　又曰曲赦會寧府仍放免今年租税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上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輙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捨去萬歲之後當置朕於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　又曰世宗還次遼水名見百二十歲女直老人能道太祖開創事上嘉歎賜食併帛　通紀曰明太

祖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

追舊二

原慎終追舊篤信好友潘岳西征 王思舊勳春秋 帝思舊

恩同席書封陽都侯魯國先賢傳 飽一筍餌拜河東都尉

東觀 有龍潛之舊魯國先賢傳 有撫塵之好應璩 利祿先

死後生禮記 封黄帝之後於薊 封夏后氏之後於杞

封殷之後於宋並禮記 求樂毅後漢書 賜王髡孫文士

傳 詔求徵卿漢書 羌嘗有警思將帥之臣 單于入

朝思股肱之美揚雄　迺畫霍光麒麟閣漢書　刻作鮑信祭為哭之魏志　圖黃瓊於省內漢書　令經北館無復子侯　封張賀家漢書　瞻望墳壟魏武　收械墳墓魏志　想其餘風後漢書　感其知己魏略　臨祀表紹魏志　追思楊修文士傳　安得征虜後漢祭遵為征虜將軍卒世祖每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果失名將又賈復力戰傷創甚世祖聞之曰吾所以不遣君文專征者以其敢深入果失吾名將聞其婦孕曰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吾女妻之不令其憂妻子也　聞鼓思臣禮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賜金奉祀漢書賜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百斤奉祭祀大司農朱邑子亦

然

增上家藏賜詔 唐文宗時李靖孫彥芳上家藏太宗賜靖詔書數函文宗覽之不忍釋手勑摹本賜彥芳

留遺物禁中 彥芳又上靖所賜于闐玉帶佩筆火鑑大觿算囊等物天子悉留禁中

求魏徵笏 文宗問魏謩卿家書詔頗有存者謩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甘棠

贖呂端第 宋呂端子藩兄弟貧匱因質其居第真宗出內府錢五百萬貫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逋

夢若平生 太宗忽夢杜如晦若平生徹所御饌祭之

求見儀形 馬周之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

詔訪其後 文宗讀貞觀政要思魏徵之賢詔訪其後以謩為左拾遺

因訪其後 真宗嘗觀王禹偁奏疏盡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以嘉言聞即召對擢大理評事

有大勳力 德宗詔有司曰

尚父子儀有大勳力保乂王家嘗誓山河琢金石許宥十世前日其家市田宅奴婢而無賴者妄論奪之自今有司毋得受

錄其舊勳 宋太宗於大將劉廷讓

追論定策 徽宗追論韓琦定策勳贈魏郡王

功臣奉祀 孝宗詔以太祖功臣俱係輔佐平定天下大有勳勞之人令子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民無異其量加恩典俾奉其祀

建三統 漢梅福請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

備三恪 明皇以魏周隋為三恪

加比干謚 唐太宗謚比干為忠烈封其墓

幸列子祠 真宗祀汾陰還幸列子祠

原序梁元帝懷舊志序曰吾自北狩琅臺東探禹穴觀濤廣陵面金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笥之千霄臨水

登山命儔嘯侶中年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尚冠髦俊蔭真長之弱柳覩茂弘之舞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長安郡公為其延譽扶風長者刷其羽毛於是駐伏熊迴上駟命鄒湛名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有之矣日月不居零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懷哉何已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備書爵里陳懷舊焉

增詔唐德宗詔圖中宗以来功臣於凌煙閣詔曰我行西宮瞻望崇構見老臣遺像顒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

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尊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宗時有如桓彦範等著輔戴之績在玄宗時有如劉幽求等申弼翼之勲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等掃除氛祲令顔晟等宣力肆勤光復宗祏訂之前烈夫豈多讓闕而未録孰旌厥賢有司宜敘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

宋真宗追封趙普為韓王配饗太祖廟廷詔曰識冠人彝才高王佐翼戴興運光啓鴻圖雖吕望肆伐之勲蕭何指縱之效殆無以過也自輔弼兩朝周旋三紀茂

巖廊之碩望分屏翰之劇權正直不回始終無玷謀猷可復風烈如生宜預享於大烝永同休於宗祏

哀恤

原上恤孤而民不倍禮記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詩　諸侯甍去樂周禮　既死不稱名左傳　感念沾襟東觀　嘉幽蘭兮延秀當中夏兮下霜漢書　親故離災　士人彫落魏文　思念不已魏文　追德賦漢書　增賜粟帛恤其家士傳

唐太宗於屈突通　名其妻子至行在厚恤之太宗於魏徵　殯殮

所資特宜優卹宋太祖詔賜高防　詔厚卹其家哲宗於孔文仲　恤孝弟力田宋真宗詔　撫恤水災宋天禧三年遣使撫恤京東西河北水災　寛恤流民宋寧宗詔有司寛恤兩浙江淮荆湖四川流民　遣謁者就第宣慰唐代宗時于休烈父子著儒行特贈尚書左僕射妻韋國夫人謚曰元遣謁者就第宣慰　收存恤亡此其時也元劉亨安告穆呼哩　情感於中安有所避唐太宗於張公瑾

敕誡

原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津之誓左傳　用之於會同用之於軍旅周禮　申命行事易　告爾朕心　明聽

予告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樹德務本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若網在綱有條弗紊若農力穡乃亦有秋 僕臣正厥后克正 懋乃后德 匡其不及 罔不同心 乃心王室 沃朕心 訓朕志 爾有嘉謀入告爾后 永綏厥位毗予一人 以佑乃辟永康兆民 惟公懋德惟時懋哉 並書

覽照前世紀為鏡戒 東觀

各守爾典時亮天功 顧乃德 髙乃聽 正色率下 涖事

惟能　欽乃攸司　慎乃出令　省乃成　慎乃憲

敬明乃罰　敬明乃訓　敬爾繇獄　敬爾有官　舉

能其官惟爾之能　率不良　保赤子　惟民康乂

一乃心力其克有勲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　恭儉

惟德　往盡乃心　爾有善朕弗敢蔽　予弗掩爾善

德懋懋官　功懋懋賞　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罔

以辨言亂舊政　無以利口亂厥官　無倚勢作威

無倚法以削　罔違道　無忿疾　無傲從康　汝無

起穢　無載爾僞　勿用非謀　罔湎于酒　弗腆于酒　無彝酒　矧敢崇飲　德將無醉　節酒慎言（並書）

魏文帝　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爾惟自鞠汝自求毒　罰及爾身弗可悔　無替朕命　無棄朕命　陳師鞠旅　聚衆而誓　巡師誓衆　嗟我友邦冢君越御事庶士格爾衆庶悉聽朕誓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其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　致天之罰　肅將天

威　底天之罰假手于我有命　予弗替上帝有夏多
罪天命殛之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　予畏上帝不敢
不正　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勗哉夫子尚桓桓　尚
廸果毅以登乃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罔或無畏
寧執非敵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殲厥
渠魁脅從罔治並書　既敬既戒惠此南國詩　稱爾戈
鍛乃戈矛　杜乃擭斂乃穽　峙乃芻茭無敢弗多
峙乃糗糧無敢弗逮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功多有

厚賞不廸有顯戮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其或弗恭邦有常刑　爾無弗信朕弗食言並書　增敕以政治根本　唐太宗時李石請臨遣十道黜陟使敕以政治根本使與長吏奉行之乃盡利病

戒飭諸郡守臣　宋孝宗　飭吏治　漢章帝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其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詔舉劾　宋仁宗詔曰守令或貪恣髦旨以弛為寬以苛為察以增賦斂為勞以出入刑罰為能而部使者莫之舉劾自今其思率職毋撓權倖毋縱有罪

璽書勉勵　漢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

戒易外任　宋真宗時宮府常從為廷職者

每授任於外必令畢士安戒勗戒之曰善事上官毋失名譽

親戒武威太守 漢光武以睢陽令任延為威武太守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毋失名譽

面諭江浙平章 元大宗以張驢為江浙平章面諭之曰以汝先朝舊臣故命汝往民為邦本無民何以為國汝其上體朕心下愛斯民

吏肆誅求詔令戒飭 宋理宗詔曰比聞官吏乃肆誅求殊失培植邦本之意自今四川制司戒飭屬郡

疑其誅求下詔戒飭 宋仁宗時許元欲與施昌言分行浙江調軍食帝疑其誅求貧民乃下詔戒飭

手詔戒諭大臣 宋孝宗時十一月當郊而雷

太過則失大臣之體 宋太宗戒賈黄中曰小心翼翼君臣皆當然太過則失大臣之體

以八事訓飭在廷 宋理宗以八事訓飭在廷曰肅紀綱用正人採楮幣固邊陲清吏道淑士氣定軍制結人心

親書九事戒之宋孝宗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充宣撫使親書九事戒之恐以此敗唐太宗戒劉洎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果恐以此敗是必為累唐德宗時宰相竇參任其族子申帝戒之曰是必為累宜副朕舉唐太宗敕戴胄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卿宜副朕舉密加詔諭宋真宗以陳堯佐素有裁斷然重事宜付有司詳察乃密加詔諭命宰相戒之宋太宗以王禹偁性剛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當嗣家聲不可不慎唐文宗敕狄兼謨曰御史臺朝廷綱紀一臺正則朝廷治朝廷正則天下治畏忌顧望則職業廢矣卿梁公後當嗣家聲不可不慎樞機之發不可不慎唐太宗手札戒諭上官正曰言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不可不慎也夫遇事輒發

悔不可及

申儆百工務敦行實宋仁宗詔諭臺諫為耳目之官乃聽險陂之人興造飛語中傷善良非忠孝之行也中書門下其申儆百工務敦行實循而弗改者罪之

洗心飭行毋縱貨賄宋理宗戒羣臣洗心飭行毋縱於貨賄其或不悛舉行淳熙成法

欲面舉公等過失以相戒太宗謂長孫無忌等

草書戒酒二章以賜宋蘇易簡嗜酒太宗戒約深切且草書戒酒二章以賜令對其母讀之

丁寧告誡幾三百言弇山堂別集曰太祖於李景隆誥丁寧告誡幾三百言景隆文忠子也

敕太子漢昭烈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弗為惟德惟賢可以服人

序祖訓明太祖自序皇明祖訓云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以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

易嗚呼其敬戒之哉

敕内官 明太祖敕内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内官監文移往來

序大誥 明太祖以天下臣民舊染汙俗往往不安職業觸罹憲章乃仿成周大誥之製御製大誥三篇以訓化之親為之序

訓諭江南臣民 明太祖詔徵江南諸郡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造之於廷親訓諭之諄諄數千百言刻為書以賜之

以璽書諭河西 漢光武諭竇融曰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

數以書誡之 明仁宗為太子數以書誡高煦

撫勞

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易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論語

四牡勞使臣也采薇遣戍役

也出車勞還師也杕杜勞還役也毛詩序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鞠哉庶正疚哉冢宰並毛詩　增循行慰撫唐貞元中關東淮南浙西大水權德輿言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霪雨二時農田不開逋亡日衆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疾苦蠲其租入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　遣使褒勞富弼在青州賑饑民凡活五十餘萬人　撫循將士宋黃裳言壽皇在位三十年撫循將士常恨不得效死以報　撫慰歸戶遼聖宗時耶律善補招亡入宋者得千餘戶歸國詔令撫慰之　賜勞優厚明仁宗為太子監國永樂十五年召撫京師過鳳陽耆老進謁有知太祖時事者從容與語賜勞優厚　親勞之宋太祖時劉昌言為陳洪進功曹洪進遣子入貢令昌言偕行太祖親勞之

皆慰勞之明太祖至汴大將軍徐達等自河南入見上皆慰勞之

責讓

原晉侯築宮而美康王使讓之紀年云　晉帥陰戎伐潁

景王使辭於晉左傳　弗知稼穡之艱難　惟湛樂之從

厥父菑厥子弗肯播厥父作室厥子弗肯堂並尚書

職事並廢盜賊縱横民多冤結州郡不理　非有斬將

奪旗之實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内　未聞成言嘉謀

欲以身試法耶　將軍乘傳行塞因用歸家並漢書　詔

書千條萬端何意臨敵敎亂後漢

增欲加譙黜唐太宗厭上書者不切事一旦誚讓太宗征遼東名程名振問方略不合旨帝勃然詰之名振轉對益詳帝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朕前見朕嗔餘人色不能主名振生平未識我一旦誚讓而辭吐不屈奇士哉

且加切責宋李昉罷相詔學士賈黃中草制罷為右僕射且加切責黃中曰自工部尚書遷僕射非黜責也若曰文昌務簡以均勞逸為辭斯為得體上然之

必形誚讓宋陳恕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悉必形誚讓恕斂板蹴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進懇執前奏終不改易太宗以其忠多從之

下詔切責宋琪與柴禹錫朋比太宗惡之宋琪以詆詐罷相不欲顯言之也乃下詔切責禹錫

詔書切責宋太宗時樊知古為戶部職事不治

將面詰之蔡嶷陰附權倖

事覺徽宗將面詰之

督責大臣　漢武帝太初間朝廷多事督責大臣

名諸大臣切責　唐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大臣多輕之者太宗怒名諸大臣切責

以吏事責三公　漢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

手詔責宰相　金章宗時賜宰臣手詔以風俗不淳官吏苟且責之

以事詰責丞相　明太祖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

數以職事見責　漢哀帝時鄭崇數以職事見責

彼將以不職辭　明孝宗時清寧宮之役下兵部撥軍工萬人劉大夏上言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於上上令內閣擬旨切責之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人兵部職也大夏每以老辭位溫旨勉留猶未已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辭上欣然納之命工如大夏所減

姑為容忍不欲深責　宋太宗讓張觀妄為援引

還日別當詰責

宋郭載知天雄軍誣奏市糴麤惡太宗知之

切責竇憲 漢章帝召竇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

詰責諸常侍 漢靈帝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角通皆叩頭求退

讓李宗閔 唐文宗讓李宗閔曰爾常詆鄭覃為妖氣今自為妖耶

遙見免冠觸地 明孝宗時李夢陽疏一言貴戚驕恣指壽寧侯張鶴齡也上初下夢陽獄既而釋之他日上遊南宮二張夜入侍酒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之言而罷壽寧也

責以負約 唐太宗與高士廉等六騎徑詣渭橋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

讓其負約 郭子儀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待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

猜忌

原非少主臣也 若芒刺在背 漢書 寧我負人無人負我 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備賓主禮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已遂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 有勝已者以法誅之 曹瞞傳 眠不可妄近近輒斫人 人欲危已已輒心動 世說 啖野葛飲鴆酒 博物志曰太祖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鴆酒 增 性猜忌不悅學 隋文帝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 猜忌刻薄強明自任 唐德宗 為人慓急多猜忌 金海陵為人慓急多猜忌殘忍任數 性本猜忌 金宣宗 五

代之君多猜忌宋太祖時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以王祐代之俾察彥卿動靜祐以百口保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為戒彥卿由是得免尤忌知名士隋煬帝帝素疏忌之唐高祖於劉文靜使我毛髮灑淅唐宣宗即位李德裕為冢宰奉冊既罷上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縱酒納賂以自晦煬帝多以猜忌殺戮大臣常以事名李淵淵遇疾不時謁有甥王氏在後宮帝問之王氏對以疾帝曰可得死否高祖聞之益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疑蕭復之輕己謂姜公輔之賣直宰相不敢私第見客朝士相過從者金吾皆伺

察以聞並唐德宗

微行

原微服遊於康衢列子　微行期諸殿門　夜漏乃出

夜出夕還　出從期門下　富平侯同輿並漢書　罽服

旗幘風俗通　白衣袒幘漢書　降尊就卑懷璽藏紱　便

旋閭閻周觀交隧張衡西京賦　亭長不內宿於逆旅　北

至湯池西至黃山　出入市里並漢書　微服看世紀　數

幸鄧通家風俗通　醉飽吏民家漢書　名逆旅夫妻賜金

千金漢武故事　厭紫極之弘敞甘微行以遊盤潘賦　若神龍之變化彰后皇之為貴西京賦　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西京賦　棄萬乘樂賤事　執干戈守空宮並漢書　蘭池見窘史記　客星逼坐志怪記　增帝立風雪中宋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趙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上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急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遣約晉王已而太宗至設重裀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計下太原　上入門立庭中明宣宗頗微行一日夜半從四騎至楊士奇家比出迎上已入門立庭中士奇悚懼俯伏地下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　微行察風俗

唐高祖武德二年庚戌微行察風俗

微行至朝天宮

明太祖嘗微行至朝天宮前一婦人衣衰麻而大笑上問之曰爾被服如是而大笑何也曰吾夫為國而死為忠臣吾子為父而死為孝子然則天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吾者矣此吾所以喜而笑也上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之曰去此四十步是吾夫埋玉之所也言訖忽不見上因識其處明日遣中使往視之掘地數尺有誌石焉晉卞壼墓也命掩之為立廟命有司春秋祀焉

市中過酒家

遼穆宗正月微行市中過酒家賜以銀絹

偕衛士沽酒

明文皇偕衛士九人入肆沽酒相者袁珙趨拜曰殿下何如此輕行文皇還宮召之

微服觀使邸

遼興宗時宋遣賀正旦及永壽節居邸帝微服往觀

行幸局

徽宗政和後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

導遊畋

明正德九

年帝始微行黄花鎮等處近倖錢寧張銳張雄等日導上遊畋微行不可諫止

宣府營第 明武宗時江彬等導遊戲近郊因數言宣府樂遂出居庸關至宣府彬為上營鎮國公府第于宣府輦豹房珍玩女御其中帝樂之忘歸號曰家裏

輕車小輦七賜臨幸 徽宗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之語自是邸報聞四方

車駕幸臨不謝 明宣宗遣中使問楊士竒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

恩幸

原非有材能婉媚貴幸 前漢佞幸傳曰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鵔鸃貝帶傅脂粉化閎籍

之屬也

富侔於王者風俗通　權與人主侔　貴傾公侯

貴震朝廷　與上卧起　嘗與晝寢　使乘副車

出則參乘　冠駿鸃　傅脂粉　珍寶上第盡在董氏前漢佞幸傳曰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　增出入卧內陪燕私

坐與妃嬪連榻唐明皇於姜皎　侍禁中連榻而坐明皇於王毛仲

得預宮中祕戲　妻出入禁掖宋徽宗於蔡攸王黼　觴詠唱

酬字而不名宋著作郎劉鳳言孝宗於曾覿龍大淵　出入宮掖侮弄縉

紳（後唐莊宗時伶人）同卧起（明武宗御豹房與江彬等同卧起）莫得帝所在（武宗悅錢寧賜姓朱內侍帝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所在但伺寧）閒擊毬鬬雞呼之不名（姜皎）帝暫不見惘惘若有失（王毛仲）此曹奴隸耳（劉珙言曾覿）進見無時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蔡攸王黼）遊戲近郊並騎鎧冑與上莫辨（江彬錢寧等）

奢侈

原觴酌有采樽俎有飾（韓子）食器雕琢茵飾雕文宮室崇峻輿馬奢侈（帝王世紀）披珍玉之衣（傅子）作麗華之

室帝王世紀 宮人不移樂不徙懸三輔故事 庖厨不徙後宮不移司馬相如上林賦 糟丘酒池賈氏新書 肉圃酒池淮南子

酒池肉林三輔故事 車行酒 騎行炙帝王世紀曰紂宮有九市車行酒馬行炙

桀為玉牀淮南子 紂為象箸世紀 甲乙之帳漢書

珠璣為簾三秦紀 收美人以充明光宮漢武 女樂三萬人管子云 美女二千人漢書 峻宇雕牆書 窮妙極麗漢書

臨雲雨新序 蔽天光劉協皇德賦 飾以美玉世紀 翠羽飾之 木衣綺繡土被朱紫並漢書 殿居複道周閣

相屬史記 大宮千里世紀 鹿臺大三里新序 阿房坐萬
人史記 瑤臺玉鋪管子云 瑤臺瓊室賈氏新書 辟臺穆天子
玉堂漢書 璇室象廊淮南子 千門萬户以銅為瓦漢書
銅金為柱淮南子 石脂為泥漢武 黃金塗階漢書 投
珍物為沙丘苑世紀 前廷植玉樹漢書 增崇尚浮屠窮
奢極欲晉簡文 自謂功德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隋煬
帝 頃既奢靡思用人力魏徵十漸 功用奢廣唐敬宗沖逸好宮室
畋獵功用奢廣 喜無籍玩物之言思致治經邦之論 入則

務飾姬姜出則廣增僕馬 服玩瑰麗近古未有陳後主

視官爵財物如糞土 宋徽宗時承平既久帑庾充溢蔡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説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

雕琢害力農 纂繡傷女工 唐太宗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耶褚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横流則無及矣帝咨美之

土木被錦繡賞賜傾府藏 宋主卲奢欲無度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主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以爵塗壁 齊東昏

飾以金玉珠翠 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飾以金玉珠翠

以珠玳瑁飾宫殿 孟昶在蜀專務奢靡所居宫殿以珠玳瑁飾之

鏤金為蓮

花貼地齊東昏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金屑飛空如落雪金海陵宮殿之飾徧傅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

離宮四十餘所隋煬帝自長安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

宮城左右離宮數十孟昶

鑿大伾三山

創天成聖功二橋蔡京再相每為帝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十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是大興工役兩河之民愁困不聊生

艮嶽花石之擾京又欲廣宮室求上寵媚召童貫輩五人風以禁中偪側之狀貫俱聽命各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浸滛及於艮嶽矣　以朱勔領應奉局花石綱於蘇州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勔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後歲益加增舳艫相銜於淮汴勔於是搜巖剔藪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帕覆封指為御前物及發行必撤屋抉牆以出

苑囿山林之制 蔡攸言於帝令苑囿中聚珍禽異獸數千萬以實之都下每秋風靜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

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 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 金海陵營南京宮殿

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 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 張蘊古大寳箴

珍玩奇巧乃喪國之斧斤 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鴆毒 唐徐惠妃疏言

廢立

原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左傳

選賢為正

漢書 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 年鈞以德德鈞以年 年鈞擇賢義鈞則卜 並左傳 太尉上璽符 史記 太后投璽綬 魏志 就宗正府 漢書 辟止西廟 魏志 令聞日新四海注意 王隱晉書 伊尹放太甲以寧殷 魏志 臣寧負王不負社稷 司馬孚悲不自勝 魏略曰景王廢帝與太后别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 增淆置嫡庶侈僭相傾 唐房玄齡謂隋文帝 嫡庶不明紛紛至今 唐太宗謂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

憐之褚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别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定議立晉王

有廢必有興

武惠妃使人謂張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常處九齡以其語白上事遂白

奈何廢子而立姪

德宗以事切責太子名李泌告之曰舒王近已長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廢子而立姪間一日上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厚實無他也

以廢立事白后

宋史彌遠忌太子竑欲立貴誠寧宗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谷一夜七往返后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宮中遣快行宣貴誠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及入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遂立之竑出居湖州

建議復儲

明景泰廢上皇太子見深而立子見

濟為皇太子未幾見濟卒御史鍾同䟽請復儲禮部郎中章綸亦上䟽請復皇儲於東宫以立天下之大本詔與廖莊俱下獄同死杖下莊謫定羌驛丞綸仍詔獄至天順復辟出之上嘉歎良久擢禮部侍郎　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唐太宗制　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唐寧王憲言　居守功髙於扈從儲貳分定於嫡長明成祖諭

昏德一

原尚書大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於亳盍歸於亳亳亦大矣故伊尹

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思其故也是時伊尹仕桀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覺兮謂先知者較兮謂直道者也格至也吾語桀也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　桓子新論曰武帝多過差既欲斥境廣土又乃貪利爭物之無益者聞四夷大宛國有名馬即大發軍兵攻取歷年士衆多死但得數十匹耳又歌兒衛子夫因幸愛重乃隂求陳皇后過惡而廢退之即立子夫更

其男為太子後聽邪臣之譖衛后以憂死太子出走滅亡不知其處信其巫蠱多徵會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宮室内竭府庫外罷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勝數此可謂通而蔽者也　吳志曰孫權性嫌忌果於殺戮既臻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豈所以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增通鑑曰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謀大舉伐晉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

君臣輯睦未可圖也石越曰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殆未可伐也陽平公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晉未可滅昭然甚明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嘗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大舉入寇戰於淝水諸軍皆潰　又曰慕容垂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略過人譬如養鷹饑則附人每聞風飈之

起嘗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絛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不可食言　又曰初隋文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獨監察御史房彦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侯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彦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力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　又曰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德宗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稍稍罷之以宦官

賣文場監神策軍宦官典禁旅始於此　又曰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宫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月進云稅外羡餘其實皆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尅吏禄以為獻者先是宫中市外間物令宦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官為宫市使復置白望數百人於要鬧坊市間抑買人物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出雖賣𥡴鬻餅之家皆撤業閉門　又曰上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

人言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

昏德二

原有夏昏德　穢德彰聞書　顛覆厥德　斂怨以為德詩　以逸豫滅厥德　黎民咸貳書　爾德不明詩　不明于德　太康尸位逸豫太甲既立弗明並書　興居無節詩傳　起居無常詩含神霧　狎侮五常怠棄三正　屏棄典刑　不用古法威儀不類　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　弗威于民並書　無志乎民春秋　不臧覆用詩　無功者賞六韜　元首叢脞哉萬事墮哉　弗惠阿衡　放黜師保　播棄黎老昵比罪人並書　名彼故老訊之

占夢詩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書 君子為下小人為上六韜 親小人遠賢士諸葛亮 不知用賢尸子 賢人放逐詩序 左彊在側淮南子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詩 諫者為謗史記 信者為誣六韜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 念子慘慘視我邁邁 出話不然 善人載尸 君子信讒如或酬之並詩 聞言不信聰不明也易 不謫已者大而梏之賈誼新書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詩 縱惡自棄書 悖慠滋甚魏志 逋逃是崇

書

為長信宮博物志　起河間第續漢書　内作色荒書

世子為政六韜　婦人與政世紀　婦言是用書　惑後

妻言世紀　斲苕華竹書紀年云桀命扁伐山民山民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人女無子馬斲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　踞妲己　置妹喜膝上　上與

褒姒同乘並列女傳　發烽乃大笑世紀　作奇技淫巧以悅

婦人書　豔妻煽方處詩　宮内九市六韜　為肆販賣

身為商賈與從官飲並漢書　東園輸禮錢西園駕白

騶　冠狗弄彘並漢書　外作禽荒　般遊無度　十旬

不返並書 朝冐霜露 晝被塵埃 口倦叱咤手苦轡箠漢書 甘酒嗜音書 好酒忘身尸子 糟為丘六韜 懸肉為林三輔 酒池運舟帝王世紀 酒池牛飲六韜 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 威儀怭怭 載號載呶 亂我籩豆屢舞僛僛 側弁之俄屢舞傞傞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俾晝作夜並詩 長夜之飲世紀 三旬不出聽政博物志 七日不知歷數 靡靡之樂世紀 矯誣上天 弗敬上天 自絶于天並書 虧三光之明傷億兆

之望漢書 逆天道絶天德世紀 洩天氣發地藏太公 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淮南子 戮天 射天並史記 增性昏懦南漢劉鋹 為政昏暴同上 放蕩之德干寶論晉惠帝 和事天子唐中宗 主昏於上唐張公謹言突厥可取 出帝昏德晉出帝 昏童失德唐穆敬皆昏童失德以其在位不久故天下未至於敗亂 昏庸相繼懿僖當唐政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繼 亡國之君皆暗懦所致宋太宗謂北漢劉繼元 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唐懿宗 是以古昏主方我唐次積十年不遷韋皐鎮蜀表為副使德宗諭皐罷之次乃采古忠臣賢士罹讒被放之事為辨謗略三

篇上之德宗益怒曰是以古昏主方我

所謂下愚不移唐書贊曰中宗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所謂下愚不移者與

自傅粉墨後唐莊宗裸逐為戲金海陵

鋸灼去皮截手足海陵命所獲盜賊皆誅死毀民居以為材

煎死人膏以為油海陵造戰艦江上狗馬鷹兎舞唱角觝明武宗即位劉瑾等八人導上狗馬鷹兎舞唱角觝為樂

天下章奏付瑾剖斷自

稱大將軍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巡邊白梁儲面促草敕儲不可上大怒手劒立曰不草敕齒此劒儲免冠解衣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敕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上乃擲劒而起

用大將軍鈞帖武宗至南京用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書溺其所甚

愛　忘其所可戒唐明皇　智足以拒諫　言足以飾非金海陵

失政

原天厭周德左傳　周室道衰詩　天罔不矜曹植　搆怨連禍詩　周室微弱政由方伯史記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　周鄭交質王祭不供　四郊多壘並左傳　盟於太室竹書紀年曰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於太室　狩於河陽春秋　姬厲失權書　周舍逃責前漢諸侯王年表曰幽平之後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嫌服虔

曰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　折其玉斗失其金椎孝經援神契曰后偷任威折其玉斗失其金椎注后桀也偷苟且自奉也玉斗者渾儀金椎言國之寶

失其玉鏡尚書帝命驗云桀失玉鏡用其噬虎注玉鏡謂清明之道噬虎謂其暴虐　秦失金鏡書　九鼎入秦史記　步至河上　盧次曹陽獻帝

崎嶇危亂之間飄薄萬里之衢袁山松後漢書　質唱乘輿載帝幸營　珠寶車馬乘輿器物盡入其邸　星流矢激螢火照道並獻帝春秋　麴屑為粥漢晉陽秋　燎茶煮飲

四王遺事　御前作糜漢傳　客舍作食四王遺事曰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

聚斂不知紀極云云

增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之崩弛　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　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　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　核魯褒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干寶論晉政　隋政不綱天下搖亂隋許世緒語唐公　今之刑賞或由喜怒　好則鑽毛出羽惡則洗垢索瘢　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　道德之旨未弘而鍥薄之風先搖魏徵上太宗　內寵專命外嬖制權　因貴憑勢賣官鬻爵　妃主之門若

商賈舉選之署若闤闠　居販者由邪忝官廢黜者因奸冒進唐柳澤言墨敕斜封之害　天寶以後政治少懈　文致未優武尅不剛　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韓愈　用姚崇宋璟盧懷慎張九齡則理　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憲宗問宰相明皇之政何先理而後亂崔羣對以此　深自懲艾遂行姑息德宗用盧杞趙賛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彊　及其晚節信用非人唐書憲宗賛曰及其晚節信用非人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君暗主雖聰明聖智苟有惑焉未有不為患者也　再失河朔穆宗初即位兩河略定蕭俛段

文昌謂天下已太平請漸消諸道兵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兵既少臨時名募皆烏合之衆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方略故雖以裴度元臣烏重胤名將討之踰年竟無成功由是再失河朔訖於唐亡不能復取

仁而少斷禍及忠良文宗仁而少斷宦官撓權甘露之變禍及忠良不勝寃憤飲恨而已

南牙北司互相矛盾唐僖宗　疎斥正士狎近姦諛

崇飾遊觀困竭民力　君臣逸豫相為誕謾宋徽宗

指正人為邪正學為偽宋寧宗　無大失德而拱手權奸衰敝寖甚宋度宗

崇信聲御奬用吏胥苛刻成風舉措失當金宣宗

內則決於宮壼　外則委

於宰臣元成宗

禪位一

原帝王世紀曰堯取富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故以天下命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及堯三年喪畢舜踐天子位　又曰堯納舜於大麓後年二月又率羣臣刻辟為書東沈洛水言天命當傳舜之意今中候運衡之篇是也　吕氏春秋曰舜有九子不予其子而授禹

至公也　魏志曰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為五官中郎將嗣丞相為魏太子太祖崩繼位為丞相魏王延康元年受禪於漢為帝　王隱晉書曰世祖武皇帝文帝太子也文帝初開晉國立為世子拜撫軍大將軍嗣相國文帝崩魏帝命上為相國晉王十一月受禪於魏　齊書曰高帝諱道成字紹伯蘭陵人受禪於宋在位四年　梁書曰武帝諱衍字叔達蘭陵人受禪於齊在位四十九年　北齊書曰文宣帝諱洋字子進受

禪於後魏在位五年　陳書曰武帝諱霸先字興國吳興長城人受禪於梁在位三年　增隋書曰文帝諱堅受禪於周在位二十三年　唐書曰高祖諱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受禪於隋在位九年　高祖禪位太宗睿宗禪位明皇　明皇禪位肅宗　順宗禪位憲宗宋史曰太祖涿郡人受禪於周在位十七年　徽宗禪位欽宗　高宗禪位孝宗　孝宗禪位光宗　光宗禪位寧宗

禪位二

原貴而無位 亢龍有悔 並易 選賢與能 格文祖 並書

堯薦舜於天舜薦禹於天 命禹而推受 堯待舜若棄敝屣 館於貳室 並孟子 贈昭華玉 帝王世紀 授益地圖 輯五瑞 總朕師 並書 增三讓乃受 唐書曰隋帝遜於位以刑部尚書蕭造司農少卿裴之隱奉皇帝璽紱於唐王三讓乃受隋帝代王也 急於禪代 梁太祖急於禪代欲邀九錫 歷數有歸實惟天命 興亡之效豈伊人力 唐受禪詔 上答天戒 唐睿宗傳位太子詳誡懼 付託得人

宋高宗久有禪位之意及歸自金陵陳康伯求去高宗以倦勤諭之乃先下建儲之詔隨內降御札勉諭再三於是出御紫宸殿輔臣奏事畢高宗還宮百官移班殿門外拜詔畢復入班殿庭內侍掖帝至御榻前乃略就坐班畢太上皇即駕至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殿冒雨掖輦以行上皇顧曰吾付託得人可以無憾矣

討論典禮 孝宗欲傳位太子以紹興傳位御劄遣中使密賜周必大因令討論典禮

盛典再見 孝宗傳位日上御紫宸殿周必大言陛下巽位與子盛典再見度越千古顧自今不得日侍天顔因哽咽不能語上亦泫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

禪位制書出於袖中 宋太祖陳橋之事陶穀出周恭帝禪位制書於袖中

内禪制冊人服其雅 孝宗內禪時尤袤當制一時制冊人服其雅

獨當事勢之難 宋史寧宗受禪獨當事勢之難能不

失禮節可謂善處矣

不得已而爲之 元仁宗嘗問近臣前代太上皇之號伊埒特穆爾曰昔之所謂太上皇若唐明皇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善其對

登遐 山陵國忌日附

原天王登遐 告喪曰天王登遐言若仙去 **宮車晏駕** **八音遏密**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絶也密靜也四夷絶樂三年 **萬國縞素** **殂落** 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 **諒陰**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 **違世貽法** 傳先王違世猶貽之法 **即命遺後** 又云古之王者知命不長是以並建聖哲著之話言告之訓典而後即命以遺後嗣 **顧命** 周成王將崩作顧命臨終之令曰顧命 **遺**

詔漢文臨崩作遺詔命令薄葬制三十六日之服　叩心絶也　稽顙檀弓云觸地無容曰稽顙　行號　巷歌並劉琨表　晏車初崩時也　鼎駕　三后在天言登遐而精神在天　兆人殲慕　七日而殯　七月而葬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傳　天奪九齡文王　天祿永終　三載寢於諒闇　八音遏於四海西征賦　增易月之後猶執通喪朱子曰壽皇至性自天易月之後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策為萬世法程　退就休養畢三年喪孝宗諭以倦勤欲禪位太子退就休養以畢高宗三年之喪　朝衣冠皆用大布詳上　素冠麻衣麻經明仁宗即位時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禮

部尚書呂震請如太祖做漢制易吉服上未答震退編語羣臣令釋服楊士奇謂震曰洪武中遺詔今未可援以為例且仁孝皇后崩太宗衰服後仍服素衣冠經帶今可遽即吉乎明旦君臣宜素衣冠黑角帶遂以上聞上亦未答已而視朝上素冠麻衣麻經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張輔如上所服上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及不及士奇所執是也

吏民三日釋服 漢文帝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

釋服臣民無別 唐代宗崩常衮與禮官議禮乃者遺詔雖曰天下吏民三日釋服羣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崔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别是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三日也衮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曰傳曰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豈胥吏乎衮曰禮非天降地出順人情而已且公卿大夫膺受寵禄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意象殊厲

衮方入臨遺從吏扶立殿墀上祐甫指之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衮不勝怒

元臣定策之密

元世祖大漸平章政事不忽朮與御史大夫月魯那顏太傅巴延並受遺詔留禁中丞相完澤至不得入曰我年位俱在不忽朮上國有大議而不預何邪乃入言于太后太后名三人問之月魯那顏曰臣受顧命但觀臣等為之至若誤國即甘伏誅宗社大事非宮中所宜預知也太后然其言遂定大策

孝宗顧命之詳

明孝宗不豫名太學士劉健等受顧命健等入乾清宮至寢殿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諸先生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又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然亦諸先生輔助之力因執健手若將永訣者又曰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可即令吏部舉行皆應曰諾時

諸内臣羅跪榻外上曰受遺旨太監陳寛扶案李璋捧筆硯戴義就前書之上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諸先生須輔之以正俾為令主健等皆叩頭曰臣等敢不盡力諸臣出翼日上崩

升遐之日遠 **近哀慕**周世宗

止殉一事高出古今明英宗大漸處分後事命勿以嬪御殉葬書畢命將去閣下看令為潤色李賢陳文彭時驚愴捧讀歎曰所言關大體非上聖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

原山陵軒轅丘山海經曰窮山際有軒轅丘射者不敢西向畏黄帝之威靈也

銅雀臺魏武遺詔令起銅雀臺美人作樂對西陵而起之

橋山劒舄黄帝葬於橋山南空棺無尸惟劒舄在

長陵抔土漢張釋之曰後有人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罪焉

天崩而憂杞國杞國人有憂天崩

龍去而

哭軒臣黄帝於荆山下鑄鼎成乘龍上天小臣挽持龍髯隨之　遵七月之禮

畏百年之神大戴禮孔子曰黄帝死後人畏其神百年　堯葬穀林見帝王紀

舜葬蒼梧象耕鳥耘　歸聖魂於東岱　引靈駕於西陵魏武帝

謁廟　拜陵晉王導字茂弘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　容衛　靈輿　增營

作陵邑漢成帝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賓客子弟多辜榷為姦利者翟方進部掾史覆按發大姦贓數千萬上以為任公卿器　賜陪塋地唐太宗十一年營九嵕山為陵賜功臣密戚陪塋地及秘器

擅移皇堂宋丁謂為山陵使内侍雷允恭為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改遷山陵上百步

宜子孫允恭移就上穴有石石盡水出王曾覆視還對因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絶地太后大驚怒甚欲并誅謂以馮拯言乃止誅允恭斥謂於外

博訪名山 宋寧宗即位趙彦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别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朱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約山陵費 宋神宗即位張方平名見請約山陵費帝曰奉先可損乎對曰遺詔固云以先志行之可謂孝矣

制從儉約 明太祖山陵之制皆預營度務從節儉器用陶瓦

北山石槨 漢文帝幸霸陵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帝稱善

昭陵石馬 杜詩箋注按唐會要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刻石為

常所乘破敵馬六足安於昭陵閼下又祿山事蹟潼關之戰賊將崔乾祐見黃旗軍數百隊引與鬬俄不知所在後昭陵奏是日靈宮前石人馬汗流

原國忌日登遐之日　違世之辰　如喪之情如喪考妣　攀髯之日　標式祠部式國忌日明標邦式

不樂忌日不樂　天忌　增議忌日用樂開元時太常博士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以情立議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是之請如寬議

停光陵朝拜唐宣宗時廢穆宗忌日停光陵朝拜蓋宣宗穆宗兄也

霸

原義道以霸禮記　取威定霸春秋　王霸務焉白虎通　駁

而霸孫卿子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　五霸三王之罪人孟子　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左傳　求諸侯莫如勤王　明天子之威並春秋傳　敬王命　成禮義國語　尊周室　和諸戎狄以正諸華春秋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論語　九合諸侯如樂之和　再合諸侯三合大夫衣裳之會十有一穀梁傳　文襄之霸不煩諸侯　宣昭令名昭禮命事　大蒐示禮　伐原示信　諸侯相滅桓公恥之　存三亡國以屬諸侯　遷邢於夷儀左傳僖公

九年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於夷儀 封衛於楚丘 左傳僖公二年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衛國忘亡 五侯九伯汝實征之 春秋 三舉而悦 淮南子 一戰而霸 寧東夏 平秦亂 霸西戎 春秋 并國十二開地千里 世紀 力制羣雄 袁山松 芟艾奸雄 漢書 諸侯無怨天無大災 增王任德 霸任刑 秦專刑而霸 漢雜用之 魏晉以降王霸兩失 唐高宗嘗名宰相及弘文學士問王伯令狐德棻對 不能知人害霸也 知而不能用害霸也 用而不能任害霸也 任而不

能信害霸也　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魏徵引管子）

任巧智斥謇諤　趨勢者進守道者退　諂附者無黜剝之憂正直者有後時之歎　人趨家競風俗淪替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景雲初韓琬上言）

山東之地王者不得為王霸者不得為霸（杜牧罪言）

禮賢得士（唐書論李密首勸楊玄感取關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亡也然禮賢得士乃田橫徒歟賢陳涉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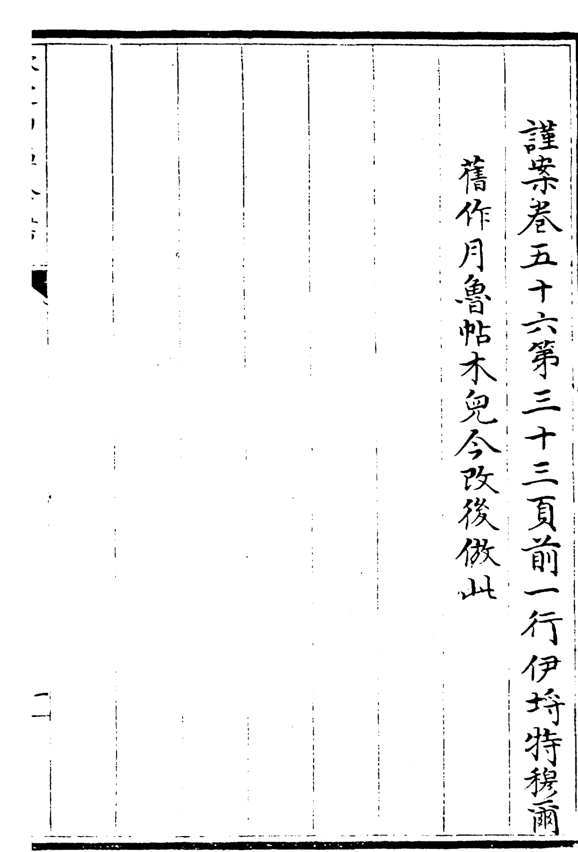
取威定霸在此一舉（後唐莊宗伐梁）

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耳（張承業對莊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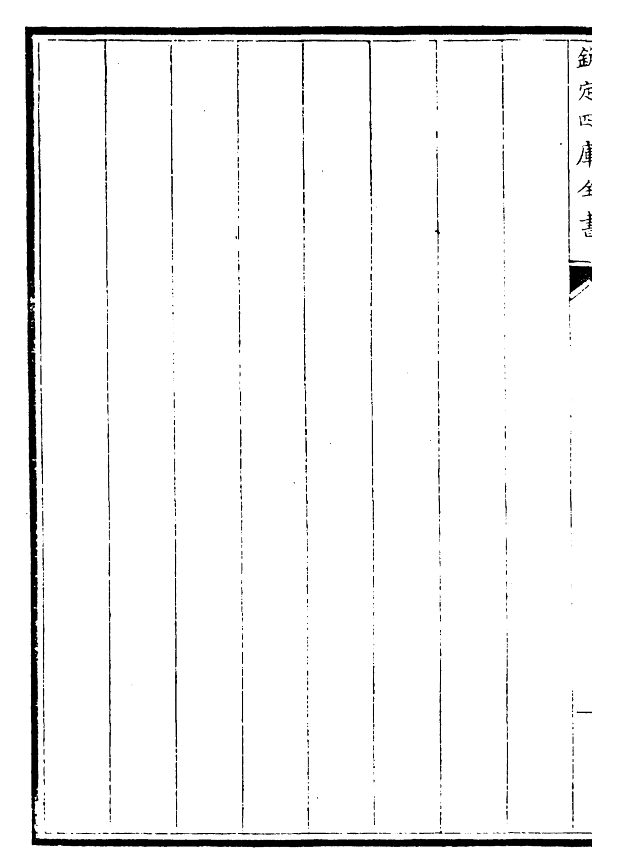
君臨江表垂二十年（南唐李煜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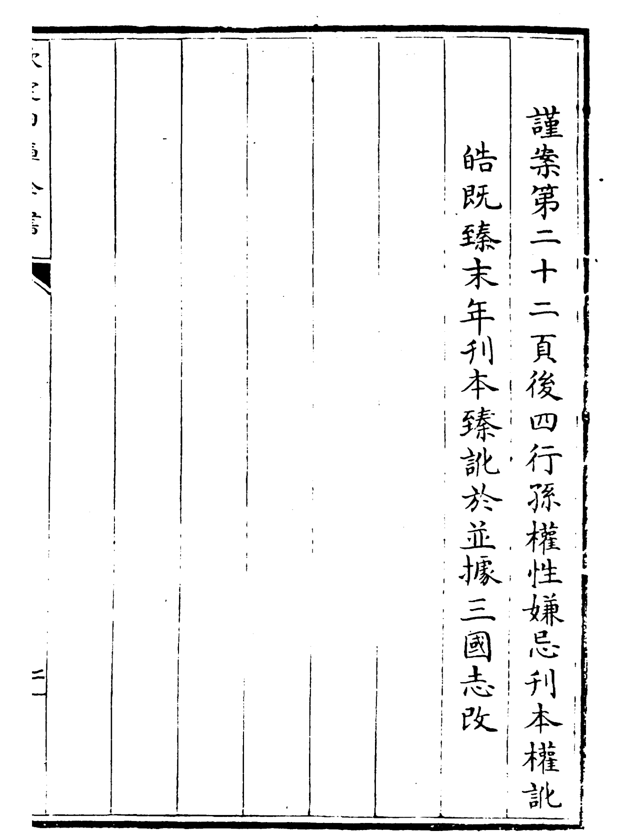
略有江浙之土田討

平一方之僣逆 禀號令於闕廷保封疆於邊徼 家世承襲已及百年吳越王錢俶表 承百年之堂構 有千里之江山宋太祖與吳越王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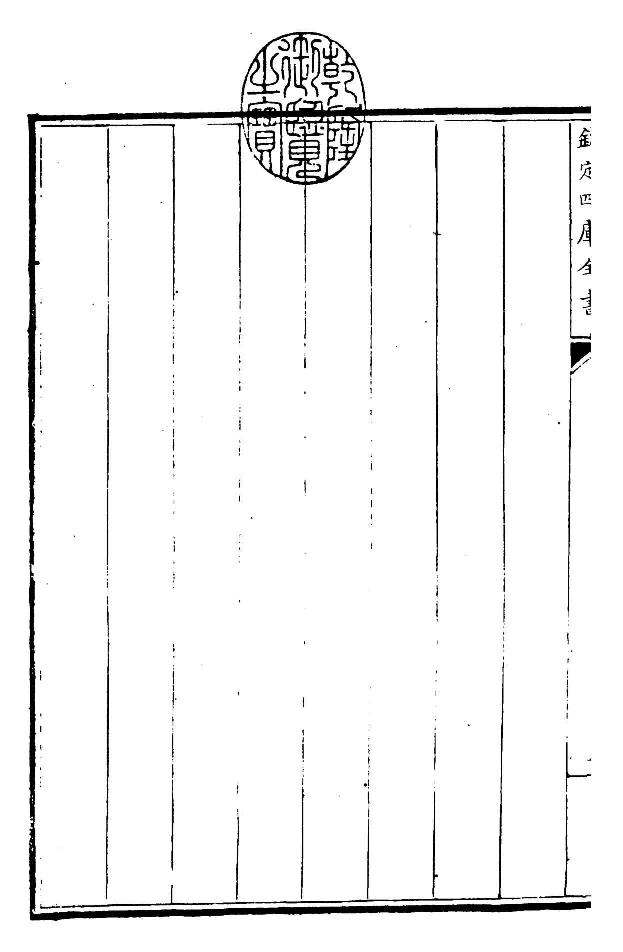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五十六第三十三頁前一行伊埒特穆爾

舊作月魯帖木兒今改從此





謹案第二十二頁後四行孫權性嫌忌刊本權訛皓既臻末年刊本臻訛於並據三國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繆引吉